

安雅堂文集

重刻安雅堂詩文集序

萊陽宋先生文章妙天下天下能文之士無不知先生者今年春先生子思勃重刻安雅堂詩文集各若干卷以熙嘗受業于先生而屬熙序之嗚呼先生之詩文天下皆知之亦皆能言之熙何敢更贊一辭惟是生平患難周旋離合聚

散之迹則有可述者矣謹拜手稽首而
爲之序蓋甫執管而淚涔涔下也憶自
前乙亥先生舉茂才異等來京師與先
君文貞公申僑肱之好家有小樓顏曰
勝引先生至輒坐其上相與揚擢今古
軒眉抵掌流連竟日熙時八歲侍坐于
側聽之矍矍忘倦自乙亥距今六十五

年矣甲申都城破先君挈熙南下與先生遇於武林訂爲北歸之計兩家拏各僦舟而居檣帆連絡相依爲命時干戈滿地風鶴皆警履危蹈險其得免者幸耳至今思之心猶怦怦然既達萊陽先生讓宅以居暇則課熙爲文講論尚書大指不以流離故輟業乙酉冬先君還

京師丙戌

詔再舉鄉試熙與先生讀書報國寺維摩
方丈一燈熒熒咿唔之聲與晨鐘暮鼓
相間續先君俸入不足供家人饘粥熙
裹襪被從先生齏鹽或不能繼猶時時
仰給于先生先生任真推分藹如也其
年秋與先生同舉鄉試明年同成進士

熙叨預館選而先生以二甲視部事邸
舍相望每熙自館歸先生從署中出質
疑問難無異蕭寺時未幾先生生備兵秦
州晉兩浙憲長族不逞子與先生有夙
憾飛書上變逮先生入對簿一門咸就
繫

詔旨嚴切中外莫敢窺其門熙時橐餽往

視持先生而泣先生笑曰死生命也雖
囹圄中未嘗釋卷頌繫二年事始白久
之補原官爲四川按察使會入覲留京
師吳逆告變妻子皆在蜀先生志不自
得竟悒悒以死嗟乎先生早負盛名不
得排金門上玉堂而浮沉郎署間俯仰
眉睫可謂誑矣及總憲外臺方少自發

攄而爲僉壬所構陷幾不自保又何窮
哉既賜環柄用矣烽烟間隔室家離阻
卒坎壈以沒豈真所謂文人晚達而多
窮耶抑古來賢人傑士自有其可傳者
而不在功名通塞之跡耶先生沒之四
年滇黔巴蜀相繼底定

天子徵用文學之士使先生而在石渠天

祿之間自當首讓一席出其經濟學問
以爲我

國家之光而惜乎先生之墓草已宿矣
雖然先生詩文具在光芒萬丈不可遏
抑豈惟當世能文之士相與誦揚恐後
千百世而下猶將謳吟贊歎讀其詩文
想見其爲人則信乎先生之可傳者自

在而不在遇合之通塞也先生之子成
年工爲文能守先生之學比自萊陽來
握手道故見余髮種種相顧歎惜熙因
爲備述先生相遇之始終與夫生平離
合聚散之迹繫于先生之集而歸之見
熙于先生不獨文章道義漸摩之久而
死生患難之際周旋最親俾兩家子弟

王序五

識之世世無相忘也

康熙己卯仲春受業門人宛平王熙拜
撰

重刻安雅堂集序

吾邑宋荔裳先生先君子之金石交也
年長先君子一歲居同里業同學德相
勉過相規文章相砥礪雖兩姓也猶親
兄弟矣當勝國未造邑城失守先君子
結纓殉難啓齒尚未毀也賴先安人日
夜抱持出萬死一生之中嗟乎煢煢孤

孀形影相弔誰復過而問之哉維時先生亦遭尊甫選部公之變不脫衰麻偕其兄太僕公節推公弟文學公哭先君子於殯所撫柩號慟近淚幾無乾土因摩啓之頂牽啓之臂呼乳媪而命之曰爾主身後祗此一縷汝慎護之勿少疎啓雖幼小無知頗聞斯語入以告母則

母子相持感泣以爲古人不是過也蓋
先生之篤於交情不以存歿異視者如
此戊亥之間先生宴鹿苹題雁塔矣需
次旋里元夕觴邑侯於園亭啓初就小
學偕學子數輩往觀燈火先生於稠人
中呼啓命坐賜以菓餌詰問章句掀髯
歡笑者久之因舉觴向邑侯而言曰此

故人之遺孤也頭角嶄然他日大成可
期亡友有後矣邑侯驚顧而起嘆先生
之高義不絕口癸巳先生以 郎出
憲天水由里中之任歲云暮矣置酒安
雅堂中遍召親故款話平生啓以後生
小子得廁席末先生卽座間題一聯爲
贈曰龍劍傳家共羨江淹花作管羊車

過市競看衛玠玉爲人噫啓何人斯敢
當先生之掄揚獎藉乃爾耶甲午以後
先生宦遊四方久睽色笑辛丑秋以牢
脩告密由浙臬逮赴西曹逾年事白傷
非常奇禍起於骨肉遂流寓三吳夢斷
鄉關歲壬子

當宁察先生寃抑狀起補蜀臬復由里中

之任宴會親知仍如赴天水時啓以丙
午鄉貢業再下南宮第潦倒青袍慚負
知己先生顧酌酒相慰曰焉有如此才
而長淪落者乎會當從錦官城中看芙
蓉鏡下榜牖傳首唱者非子其誰耶嚴
程期迫叱馭而行啓隨諸長者後祖餞
西郊臨岐拜別以爲先生此去節鉞開

府屈指可待他時便道里門親知歡聚
猶如今日也詎意癸丑入覲北來遽有
吳逆之亂先生聞報慷慨發憤氣塞胸
臆竟以疾終於長安邸舍矣又五年已
未啓始僥倖一第而先生之墓木已拱
經過西州羊曇痛哭啓獨何心能不悲
哉先生舊刻安雅堂集文賦詩詞共若

千卷喪亂後板葉殘闕其仲子思勃補
緝訂正復成完璧今春二月薄遊都門
垂涕囑余曰先大夫刻集大人先生前
後各有序矣同里戚誼之篤知交之深
者宜莫如子子無言何以慰先大夫於
九原乎嗚乎先生學富五車胸羅二酉
文則追蹤兩漢賦則媲美三都詩兼庾

鮑李杜之長詞擅秦柳蘇黃之勝四海之內五十餘年以來無不知荔裳先生之人者卽無不讀荔裳先生之文賦詩詞者不惟啓不能序先生之集而先生之集亦何待於人之序之哉故謹述兩世交情以見先生之存心制行可以質聖賢而不愧非僅當代之文人已也若

張氏
云序先生之集則吾豈敢

時

康熙三十八年歲次己卯上巳後三日
同里眷姻姪比部郎張重啓頓首拜

撰

重刻安雅堂集序

東萊宋觀察荔裳先生詩文膾炙海內
余髫年已習聞其名至康熙己酉始識
先生一見遂托末契定忘年交相與遊
覽金焦登燕子磯歷秦淮鍾阜諸勝棲
遲盤薄所至輒共題詠每寫一景拈一
詩各據一几含毫伸紙余屬草甫竟先

生已脫稿矣項之易以相印雖謬賞鄙
作相視莫逆未嘗不歎服先生之敏且
工不自覺其瞠乎後也歲辛亥旣先後
入都仍數共晨夕尊酒論文致足樂也
壬子春先生旋補蜀臬分手殷依則詩
以送之慰之云馭應回九折棧定歷千
盤回首長安近休嗟蜀道難至秋余舉

於京兆留滯燕山者二載方歎知己之
不易逢賢豪之不怕聚停雲落月耿耿
余懷會先生以覲事赴

闕驚喜過望顧竊窺先生長途跋涉積疴
已深雖獲握手留連非復曩者笑談酬
倡歡焉道故情悰矣私衷正隱慮之未
幾傳聞成都失守傷亂思家日益危篤

遽歸道山憶彌留訣別猶誦誦荷荷相
期千載事但化摧心可勝道哉嗟乎以
先生之才之學之懷抱而志業未遂漂
搖戶牖著述散佚猶多皆後死者之憂
也茲幸嗣君思勃克念箕裘以舊刻安
雅堂集殘缺漫漶之餘補輯重梓以余
知先生最深而屬爲元晏噫象賢肯構

莫大乎是矣追維聯屐登臨同舟游泳
風雨殘燈恍若夢寐而宿草興悲何忍
執筆序其遺稿而誼有不容辭者聊志
我兩人交期始末若此至其詩若文向
推一代作者有目共覩寧煩更益一詞
哉

康熙己卯仲春雲間周金然斷山拜題

余年弱冠見萊陽宋荔裳先生於吳門先生與先君子交相善也嘗與先君子論古今人物及文章氣運之升降酒酣以往辯難往復各不相下鬚髯蠭張大聲殷墻壁余時居末座洒然變色者久之爲文章凌紙怪發龍蛇變現如雲興泉湧頃刻數千言不少休見者震掉掉

慄而先生意氣自如蓋天授非人力也
先君子命余以文立於先生先生曰此
子筆力雄健異日當讓一頭地先君子
顧余而喜曰小子勉之先生命之矣先
君子於文章少所推讓獨心折先生暨
新城王先生新城自都門貽書徵序鄭
重期許而先生自吳之越之金陵詩歌

唱和溢於卷軸流於江湖洎先生奉

詔入都觀察蜀道遂音問相隔不復相見而先生亦遂弃人間矣先生少負異才風格豪上顧屈首郎署不獲登承明著作之處非其志也游歷外臺分藩建節駸駸通顯矣復中蜚語幾蹈不測故其詩沉鬱頓挫有勞人志士之思覽古寫

懷登高狀物江山資其悽惋風雨壯其
羈愁屈子秦重華之詞賈生續沅湘之
賦然而風流節概豪宕感激懷鄉戀

闕怨誹而不怒蓋國風小雅之遺音歟假
以先生之才使之鋪張鴻庥揚厲偉績
庶幾與古之作者相後先惜乎浮沉外
僚跋煎躓後卒至崎嶇嶺嶠羈孤萬里

何其痛也先生與新城諸公舊有燕臺
七子之目今新城在 日月之際參預
密勿且夕輔政而先生則竟已矣然而
先生之文窮而益工久而益彰其精氣
光怪不可遏抑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
後決不沉溺銷蝕無疑也先生歿二十
餘年子思勃裒輯遺集錄而刻之以余

嘗奉教於先生屬爲之序余學殖荒落
回思提命緒言深負名賢知遇顧以通
門世好側聞末論撫今道故不敢以不
文辭更念先君子昔年文酒過從雄談
高論頡頏馳騁今先生詩文大顯於世
而先君子遺集數百篇未授剞劂小子
無似無以發揚前人之光執筆而序先

生之集尤重有愧於思勃也已

康熙己卯三月下澣虞山後學嚴虞惇
拜書

嚴序四

序

五岳以泰山爲宗自昔德業文章之盛以
孔子爲宗土厚而殊尤其人必奇行義必
不同於俗吾魯山東之國繇孔子已來商
瞿曾參孟軻伏勝匡衡鄭玄何休之徒博
通經術王粲左思顏延之劉勰任昉皆能

以文采耀于世風俗弄化移易豈非士族
憤厲有根柢之容愆然岳峙者莪荔棠宋
公齊之昌陽人也之果丹崖得氣至厚其
爲古文辯理析秋毫務豐竒偉之辯驚態
橫生而合其變又不離乎古法天下懼眼
正能仰視之者是以紉華若拾遺遲疾聽

其俯仰無棘喉燥吻之習而巧復有餘焉
呼古丈之傳絕久矣賴公而彰之以挽三
百季之衰庶幾其有瘳乎公愛士之誠出
於性成制義度衷亮賢疏舉艷發之士充
廬接踵而至相身振翰討論共起居接飲
食浚先所慰薦掘穴巖巖之子甚備得其

心雖在蓬旅而風雅不鬲終宴竟日日更
數十人說公當鑽尾流離之頭竭智畢忠
出死力以相從者悉輒殺于公非好著書
立說取友識道理能若是哉予王父司空
公任山左繇憲副大參廉憲左右轄垂十
年蒞其地并公之先世結分獨深今公不

遠千里而錫之以文亦可以知公之著文
能神期矣

康熙四年冬至前八日武鄉後學程康莊
撰

序

柳州之與昌黎論史也曰周公史佚
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不得以春
秋為孔子累司馬遷觸天子班固范
曄雖不為史亦敗左丘明以疾盲子
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誠為
論矣歐陽子謂詩能窮人世之不工

詩而窮者何限其顯當世成大名者
又非詩之所能窮也太史公論虞卿
非窮愁不能著書而其後復推言之
曰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
有國語孫子臚脚兵法脩列韓非囚
秦說難孤憤然則管仲晏子莊周列
禦寇之書又何以稱焉賈生擬騷貶

死長沙劉安曹植亦擬騷終身富貴
賦之盛者兩京三都不羅菑患子虛
長楊乃以受遇人主未可訾文章之
不幸也顧有不可解者是地間水火
刀兵刑獄竄謫饑寒疾痛呼號涕淚
之事往已畢命於文人之身而其人
生平竄寄歷落之氣飛揚沉鬱之思

亦若與之相遭焉。磯而愈出，或者無所歸咎，遂謂造物忌才而造物者亦受其咎而不辭。然則人禍天刑之說，昌黎殆有感激而云然耶？其不然耶？以僕所見，宋荔棠先生東海之偉人也。其標格意氣風流文采，並足推倒一世。如景星鳳凰，爭先覩之為快。自

其家門鼎盛壯歲登

朝出入郎暑迴翔方岳中云仕宦之
達而聲譽之隆矣然中遭兵燹播越
無家數為鄉人媒孽再繫西臺經季
對吏南奔北走寄命經羅其顛踣鮚
危跋胡覓尾之狀若日有疾雷擊其
前而崩崖壓其上也每當車騎雖容

琴樽俯仰譚笑未畢輒有物焉曳之
而去聞者為先生不平遂謂有奇才
必有奇厄即先生亦自疑此中有鬼
豈吾以云七獲罪於天耶然先生之
文用是日益奇亦日益富噤乎向使
先生高步臺閣日食大官之俸醉飽
欠伸不辯黑白雖一歲九遷何足為

先生重耶又使今日先生懲前車焚
研瘞筆以待爵祿之至未必有大力
者負之而趨也若是者文亦不工窮
亦不通豈不悔其兩失耶且天何能
窮先生先生雖乃祖在前謗書滿篋
而意氣浩然顏色自若揮毫高視不
覺更有旁人具斯以往雖涉川蹈火

可也况以先生之才天將磨礪其筋骨冰雪其聰明使之升歌雜頌以鳴本朝之功德即今

天子開三館以脩一代之史昌黎復起
舍先生奚適矣區區窮愁著書之說
曷足為先生引乎必如太史公所云
則當世薦紳先生高冠長劍朱丹其

轂者豈皆無文章以自表見耶若夫
闔門仰屋一飽無時短褐長鏡忽焉
將老天下之窮愁莫僕若矣而問所
著書乃不得先生一字則又何也

康熙丙午六月既望吳下棘人充侗
拜譔

序

昔歐陽文忠公之言曰唐之劉柳無稱
于事業姚宋不見于文章以彼四子之
才猶不能兩得而下此者可知已乃有
事業顯于 朝廷文章施于金石以古
人不能兩得者而獨得之可謂厚幸矣
而患難流離擯折催挫每借之以消磨

其歲月而況塞其志氣豈造物者始與
之復忌之以見其得之之難耶抑不如
是無以見文章之重于事業而使人介
暴而愛惜之耶余兄荔棠觀察僑寓某
門刻其古文五十餘首而問序于余且
為余言曰余之好是古文也飲食寤寐
酣嬉淋漓歌舞譏笑以至患難流離擯

折摧挫之時無不得之心而應之手如
山泉之赴壑而晴嶺之捲雲也如秋風
之掃籜而明月之出林也當其快意所
至一往中的雖古人豈多讓哉而欽奇
歷落憂愁慷慨宮未成而已隳名方揚
而物敗不可謂非文章之過也夫文章
猶若是之難也而况于事業與然余少

歷部署中踐清華燕南趙北之區扶風
三輔之地上泝錢塘下探禹穴所至輒
有能聲則似事業無足以難子者而難
子者獨文章耳夫文章窮而後工固與
事業有妨欤何二者之不能相兼也嗟
乎易囊之事業既已早罄若彼而文章
又顯融激着若此則是姚宋劉柳古人

固不能兩得者而為業盡得之矣固余
之所謂厚幸者也而又何恨乎患難流
離、折摧挫也哉且文章為性之所好
非意難流離、折摧挫不足以見其重
于事業而為古人所難得也宗師直方
司業右之皆有志事業而兼攻乎文章
者試以是語之以信歐陽文忠公之言

不我欺也

康熙五年歲次丙午六月吳門弟實穎
既庭拜手撰

安雅堂文集卷之一 目次

犇聲賦

獄中之羊賦

擬 聖駕幸學謝恩表

賀少保戶部尚書党公榮歸序

賀范師相次君秋捷序

代

賀張舉之季君秋捷序

代

高文端公文序

東園詩序

重刻太上感應篇序

代

西雍校士錄序

竹巢詩序

胡慕之先生欲焚州序

張子遠詩序

李董自一枝艸序

李方山醉筆堂詩序

王西樵西湖竹枝詞序

送紹玄上人南歸序

方譽子咏史詩序

巖母江太孺人七十壽序

毛繼齋先生八十壽序

王酉山壽序

高夫人七十壽序

代

安雅堂文集卷之一

萊陽宋琬荔裳著

蟬聲賦有序

余以半備之獄淹繫西曹踐朔雪以來思
葺秋殿而未去摧殘槁木忘亭樹之依依
辛苦慕蟲感鳴蜩之熾喊影將暮而復集
聲既斷而還飛氣同吹籥疑葦郵衍之吟
節類援琴似佐鐘儀之戾嗟乎物亦有情
心焉匪石是以絡緯鳴則思嬾驚反舌聿

而說人作鑒茲覆轍楚臣有黃雀之悲凜
波危機蔡子抱未絃之惕矧羈心之搖落
逢幽響之凄清關山如夢羌笛非哀風露
何幸晨霜共咽訝玄鬢之將衰驚蟄衣之

屢澣遂作賦曰

伊喬柯之綢族有羽化之靈姿既索身而抱素羌
達節而知時棲芳條于上苑飲墜露于三危矯輕
翰之搖曳儼歲卉以葳蕤稟佳人之睿毅戴君子
之瑞綬介異類蛙行均雁鷺朝委蛻于蕙荒夕翔

翔於蘭圃其為像也踽踽擬擬喑喑嘔嘔綽綽嬋
娟駢肩羅縷煙鬟霧鬢濟商徐吐又若百千擗胃
之夫飛長纓衣短鞋茸風塵之歛起銜危冠而影
怒滿其處約不枝宇恬無競類穎水之孤騫甘江
潭之獨醒嘉潛德之有隣每埒吹而箎應詎求白
雪之賡似畏唐庚之佞嘹啞兮園容之絲清辨兮
泗濱之磬若夫莛賓入律祝融司方芙蓉葢于圓
沼柔柳蔭乎方塘有來至止載飛載鳴曼玄衣之
楚楚臨淥波兮湯湯其音徐憚愷樂悠揚似盛時

之卿士雍容而劍舄兮鐙玉珮之琳瑯及乎星火
西躔商飈奮末華亭之唳鶴夜驚淮南之桂樹晨
從燕矯矯而辭巢水淙淙而歸壑抱危幹而長嘶
憫衆軀之伐弱其音煩傷輝緩膠葛似曹檜之大
夫憂讒而念亂兮悼餘生之靡托爰至鄴下芳園
河陽別館翠幌高懸湘紋斜展風乍引而煙凝月
哉生而漢淺集曲榭之疎桐亂孤臺之促管額分
衛女之妝曲學秦娥之嚙迺其荆扉閑闌蘿徑虛
寥所謂伊人于焉逍遙不散陶潛之柳未嫌張仲

之蒿翳林筌之苦葉宅防露之危梢送蘇門之長
嘯落逸韻于林皋若乃荒塞遷人雁門戍客感邊
艸之先黃見關榆之早白聆蟋蟀之悲吟泫文橫
而落席身朔馬兮共酸嘶排驚沙兮雨蕭城別有
飄飄瓊樹絲絃金閨友宵征之蟋蟀驚曉夢于鴛
鴦泣故姬之紈扇恨客子之無衣推搗練兮聲咽
咽勸織錦兮風淒淒維丹棘之重扁兮辟魚懸而
默蓄雲霧憑其恒陰兮鷓鴣目而不宿臨磔磔以
宵夢兮見啾啾兮晝哭披餐霞之儔侶兮蹇何為

兮此辱豈避彈于病僕之丈人兮抑將借青蠅而
弔僕昔賈生之遭放兮遷長沙而詰鵬絲余命之
不猶兮巫娥眉而逢妬鬢蕭颯其已霜兮顛顛顛
而長慶諒微身之馮生兮敢扞袞而張目胡俊然
而人面兮乃吞聲而躑躅聊寫怨于雕蟲兮寄芳
心于短曲儻聞閭之可韋兮吾將以斯聲也作巫
咸之祝

獄中之羊賦

秋官之獄有羝焉未諗其所坐之故與余同待命
於咎繇之庭大司寇詔之食囚隸之食仰藥太官
之廩度者日鮮有三升久之肥脂馴擾而且寧聳
吏之來厥角若崩隸人狎而揮之以其脰應節而
蹠咩然悲鳴數數競競似諸人聲客有南冠而縲
縲者哀觸藩之相類涕承睫以霑臍曰嗟乎羊之
無罪也皮不足以敵狐貉之溫智不足以至驂騮
之盜未踐長楊之苑圓弗竊上林之梁稍豈臧與

寂之不戒歟術多岐而眊眊不然者寧無峻阜之
與高陵胡為虜圍靡之是蹈吾誠不忍其拘繫乎
張中心之孔悼余曰嗚呼噫嘻客奚此之弔子所
謂夔一足之憐蛟而螟與鶯鳩更相為笑也蓋吾
嘗章之於莊生物含靈而負氣則莫能遁天之刑
是故韓靈禁山維經虎豹有時而檻斃牛之罪在
其纓猿以便捷見蝥雁以不鳴召烹翅蠢茲之噉
辯固刀俎之餘生司憲者不付之於宰夫俾腊臠
而為羹乃復假之芻秣之糞資其繼經之程蓋將

體解網之深仁故罪疑而惟輕羊之為羊也固已
異於故犢之糜而壽於披繡之牲且我獮非為禽
獸設也本以平完鬱而寘羸民慨岷情之詭誦致
條今之絲綸地有黃沙之蹶蹄如黑水之津苟危
機之偶觸或不密以陷身雖有勇遊賁育孝愈曾
閔周勃之位望翁範劉向之文章炳燁莫不體關
三木首戴懷中琅璫磴磴厥重六鈞化昆吾為繞
指摧勁栢於斧斤吏卒咆哮瞳目宣銀狀猙獰而
拳啤脊又何異乎群犬之狺狺使爾羊之不幸浸

假化而為人胃秋荼之網罟來此地以沉淪必將
試驢騎之拔撫徙左枝之鬼薪爾不見夫赭衣蓬
垢荷校而比比者乎負賈鷄連危同秦承竟游岱
嶽之陰血污咸陽之市肌膚已蝕乎莓苔骨肉尚
嘶夫瘡痍或有攏搔呼天絕吮醫指魏其侯之引
栽蘭臺令之庾仄朝露溘然生平已矣射聲之疲
但不葺葺私之碧血虛爾乃其身名仄滅寰宇星
離望若虛兮萬里渺音聞兮天涯陸母銜荼而不
見賈妻封髮以何期欲歸飛而寄夢怯魂醜之驚

維強乎民生實難雜物之儀往還錯逆遭逆羊斯
信雀目之可以宰屋兮羊腸詰曲而險巖披雄鷄
之斷羽兮羊子知其為犧何風人之善於言愁兮
羨莫楚之無知吾與子曾洋洋之弗若兮又奚暇
莫彼之鑿鑿客乃雲涕投袂而謝曰曩也繆矣子
言哉吾讀矣羊兮羊兮求爾牧矣使介葛盧而為
盟兮其有以聽斯獄矣

擬聖駕幸學謝表

伏以天子渾萬年之極大猷已兆于桑扈聖人為
百世之師嘉禮聿先于釋菜龍旂日麗昭回雲漢
之光象輅風清交映宮牆之色榮分俎豆化洽孩
誕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岍先登心源夙朗秉
鉞而廊濟四海日乃方升凝旒而光宅中區天其
復且左圖右史方期儼武備文夕側朝嬰銳意用
人行政學宗虞夏親承精一之傳道契魯鄆誕布
中和之化謂建國以明倫為大法莫備于東膠而

治人以數學為先故宜備于北面爰勤匠氏戒先
事而飾丹楹特命秩宗簡元辰而移翠輦蓮房秩
秩集胄子以趨躋磬管煌煌儼群賢之羅列升歌
既奏風傳闕里金聲大饗初成月映天階玉佩入
上庠而執爵賜鳩杖以拜高年降西序以開函止
鸞輿而親講席香傳茗椀勵臣職以沃心瑞繞燈
烟憶聖言之在耳詢熙朝之曠典為振古之隆儀
臣等學愧面牆智慚測海深游菡苑謬問三蠲之
占咫尺橋門幸覩六龍之駕成均造士僅辨于戈

明齋之名惟惺談經詎知易象春秋之數雖涓涔
未補于崇深乃葑菲無遺千採擇際重華之盛世
載賢喜起之歌逢下武之昌期敢獻辟雍之頌伏
願益懋湯勤宏昭武敬先民有訓由卑迹而陟高
遐上帝其臨戒盍孟而警戶牖當宸居之暇豫勤
乙亥之披求允襄帝典王誦何異聖賢之在側永
念祖功宗德無勞師保之交箴將鸞鷲充庭卜世
過夏殷之歷而鳳縻為畜作人同豐鎬之隆

恭賀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党公榮歸

序代

天子御極之八年始開明堂受諸侯朝隆師傅聳
謹言綜覽庶績百度咸舉中外翕然復見太平之
治少保關西党公由刑部尚書改戶部尚書三事
以下稍稍變易一時寅恭熙亮思日孜孜然公也
最為簡易矣今季春公上疏乞歸上優詔畱之會
方有東南之役公權衡金粟區畫無遺策至是乃
復上書詣闕下曰臣素愚癯今六十有八耄矣神

志荒耗不足任大事願得返初服還田里上不得
已可其奏于垂廕俾乘傳太既而召入內殿坐語
移時乃賜冠履文綺貂襜褕卿而不名稱其清慎
者再公感激異數再拜流涕然後出於是卿大夫
暨都人相舛歎曰賢哉党公雖古丹青所畫何以
過度其出都門時供張租道車數百兩馬隘不得
行也或有問于余曰党公有不宜太者五今乃去
何愬也上方理萬幾山林逸佚之是求公舊臣願
奈何太左右不宜一黔滇蜀閩餘孽未殄橫海樓

船方燭天討萬里饋糗繫大司農是賴不宜二
惟南北旱乾水溢道堙相望挺險是冀公私庸調
斟厥緩急萬一逋縣官租賦則仰屋何益也不宜
三締造之初氓志未一習俗靡靡服食相矜尚有
老成化彫為朴公有胡威之廉楊紱之儉不宜四
今上富于春秋銳意用人行政爰諮爰度詢于黃
髮公強健在諸公卿上不宜五昔召公去國周公
留之為作君奭之篇君職在論思而不慈一老以
共濟大川如朝廷何余曰不然古之大臣有以不

去為朝廷重者有因其去而朝廷愈重者不去而重者周太保龔漢張良宋司馬先是也去而愈重者商阿衡伊尹漢疏廣父子宋文彥博是也若乃事雄猜之主履危疑之遭或以先幾遠害或以憂說避譏其去也天下交從而替之至于進有履端之冀退有增繳之慮去弁留俱有所不可而國家之事有難言者矣公自為少司寇迄於今未嘗見有喜愠色敝車羸馬坐無重裯在西曹多所平反頌廉平者三慮以千萬計然人且疑公愿訥長者

耳清且慎人主何由知一旦拂衣高蹈超然如脫屣未有先容之資左右之介而天語褒嘉隆禮備物此足見公之德足裕大而主上聰明過古帝王遠矣夫端方介節之臣曷可一日去旃屨側而上乃重違其意暫返之煙霞泉石間蓋以為高爵厚祿誠不足羈縻賢者王事雖靡盬乎奈何令老臣執掌使不得休沐為然史臣之執簡者將從而書曰某年月日尚書党公致其政歸上賜賚有加禮焉將使去者益勸在位者勉于職業傳之千禩後

為盛事則公雖在終南紫閣未嘗不重於朱芾赤
烏也于是劉公玉孺任公文水王公鐵山趙公景
毅聞余言而躉之爰率僚屬帳飲西郊以祖公行
劉公嘗以大司馬繼公為司寇今又繼公為司農
語人曰吾治獄一月公法今在版曹見公所施設
益鐵食貨諸狀劃然如指諸掌吾非能有所增益
守而勿失足矣其服公如此

賀范師相公卽批秋闈序

代高以恭書

今季春 上祔御萬幾下詔昇天下更始禮吉歲
變兆民徵隱佚開讜言減徭役省刑獄罷無益
及刑牧田之在官者弛以予民天下翕然稱治庶
樂乎棄弓脫劍刑厝不用之風焉大師相范公以
阿衡重望肩變理寅亮之任承稱坐論思日孜之
凡所以嘉惠元元者惟在寬平簡穆敦尚大體
子曰予一人實嘉賴汝尚其懋乃功于不替會邦
國當論士于鄉詔以豐沛子弟並得從京兆舉升

其秀者於司徒著為令於是公之嗣君用戴經薦
賢書余子恒懋亦獲昇于鹿茸之歌則詩為余
言公子也其容和以莊其學廣以遠其意氣冲然
常有以自下雖在弱齡已居然有公輔器余固已
心异之而薦紳諸大夫相雅慕以為盛事曰相君
有子寶賢君盍一言為賀且得一覘公子余惟古
之盛時必有世卿名族如伊陟巫咸鄭武公父子
其人者顯德達業以左右王家書所謂忠貞世薦
不二心之臣也漢之時則有若韋丞相玄成唐之

時則有若李衛公德裕宋之時則有若王魏公旦
范忠宣純仁先浚相繼為將相功烈表著于丹青
發至今稱韋氏者必曰孟之一經稱王氏者必曰
祐之三槐彼于富貴榮澤若操左券而取之天亦
若操左券而予之發考其行事不過溫恭仁恕以
訓于家正直端亮以敬於官殫公忠惇廉讓以服
于國如是而已公于闕以東為鉅閭王父大司馬
公明世宗時以進士起家游歷通顯豐功懋伐載
嘉靖名臣傳中此其德足配祐而勲位乃過韋孟

遠其我

太宗文皇帝肇基東土，識公于風塵草昧之際，入恭
帷幄，出贊戎機，數載之間，弼成丕業，謀斷所資，多
在玉璫金匱間。

今皇帝當于春秋愷然，思唐虞三代之治，八率以
來，外平諸夏，內匡疑難，政令修于階序，而百姓享
衽席之安，乃所稱和神人，登耆舊，寬徭薄斂，受言
愼獄，諸善政靡不容公一言為淇汗，而公則退然
焉，搢每事必曰。

聖天子銳意太平嘗懼無以欽承休命老臣何力
之有羞公惟不自有其功而海內之被其澤者則
莫不曰我公之賜公惟不自有其功則所以訓于
其家者必能廉敬以服官忠勤以體國異日者公
以元老在師臣之席繚黻播玉而拜于前嗣君繼
踐樞要亦繚黻播玉而拜于後諸大夫有執史佚
之藺者將大書其事以光邦家耀來世是豈韋李
父子之間所可彷彿其徽盛也耶于是諸大夫曰
善相身再拜而薦爵公亦瞿然再拜曰子大夫工

於頌乃非余所敢承雖然汝小子敢不拜嘉繼自
今其尚恪恭朝夕用紹休於先司馬庶幾敬佩諸
大夫教以勿負朝廷之盛舉樂既闋諸大夫賦著
義公賦抑戒公子賦園檀余曰媿不忘本孝也澤
歸于上忠也履盛而有寅畏之色謙也忠且孝儉
之以謙范氏之興將未有艾諸大夫識之且以訓
吾子焉

賀張舉之公郎秋捷序

代王大同

嘗讀史至萬石若奮其父子祖孫並列通顯而孝
謹之風不少衰蓋穆狀想見其為人漢以下若穎
上之荀氏瑯琊之王氏世有令哲簪紱蟬聯于其
門波于富貴福澤若搦質劑而取之然跡其行事
率皆愿慤淳厚用貽謀于厥世是以其教不肅而
成而後之人源流窮源譬猶涉岷嶓以窺江漢踰
流沙覽崑崙之墟而知黃河之所從來者遠也明
興以來山以左稱世家者惟長白之張為最盛大

中丞樂軒公以文章勲業著轍于嘉隆之間一傳而為太保華東先生由給諫至御史大夫嘉謀偉績弃大司馬霽宇王公並為先朝所倚重一時名卿碩輔出公之門下者肩背相望余嘗以通家子拜牀下丰采言論卓然三古之典型且訓家以敬愛鄉閭族黨以仁且讓今此部郎嗣君舉之守三命益恭之教粥粥然步履若循墻蓋最得公孝謹家法識者有以策張氏之必興矣是年辛卯比部有之少子用鐸經席京兆賢書而其偕新城王生

亦膺東諸侯之薦固大司馬從孫也于是以部同
官其某輩共謀羔酒為賀而屬余為禱頌之詞蓋
其家世先涉閭惟余言之為足徵匪為其工于諛
也今夫芝草醴泉不擇所出而生者存乎其性也
渥洼之騏驎丹穴之鸞鷟遷乎其地而弗能產者
繫乎其類也且論人而必推本其氏族之盛非徒
以官階門閥相誇詡而已也使惟官階門閥之是
稱則自漢以下王侯將相珥豐貂剖符置者當復
何限乃史皆不書而歎于韋孟之一繼王祐之三

槐稱道勿絕者豈非以垂統遺範惟愿慈悖厚之
為令圖而為人子孫欵克紹休烈于前人者將在
此不在彼耶夫張氏之興猶之乎頴上瑯琊矣惟
大中丞克開厥始惟御史大夫克守厥中惟比部
君克成厥終夫比部於官序為秋秋刑官也又嘗
為李于姑孰李亦刑官也平反出入下民之生殺
繫焉載其寬平愷悌之心以哀矜于繇辜此其陰
行之德當有過於于定國父子者今孝廉君以終
賈之年翱翔乎皇路行且對揚丹陛為八牧所知

名其自是而踐脩邑勉率乃祖考之攸行守之以
敬以植其基濟之以謙以載其德考之前言往行
以厚其蓄廣之文游麗澤以輔益其見聞將鳴玉
而立於朝人曰是少年者乃能溫沖退讓之若是
是不難繼武于先太保驅車而旋于里人曰此中
正之曾孫也何其威儀動履之舉相肖人之蒙德
於此鄙君者曰公膏生我類我公之有子久矣今
若此庶幾長被其休澤斯不亦邦家之榮瑞史冊
之美譚歟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世詩曰思皇

多士生此玉闕抑尔又章此部君有仲子實慧且
賢亦靈勞有覆燄之舉秋闈之後業為有司可收
而又能失之鹿茸之歌其殆繼崇華而作乎諸夫
夫他日復餒余言則請書之以俟

高文端公文序

吾師文端高公既葬之七年予小子始克拜公之
墓又四年是為康熙甲辰公之子勵昌刻公詩文
若干卷屬余為序予小子受而卒業再拜稽首曰
嗚呼公徒美其盛德峻業著在簡冊其威儀容貌
不可得而見矣此一編也公手澤存焉正冠屏息
危坐而誦之則公之德業威容俱于是在嗚呼
文章者性情之技業也禹皋益稷發言成謨西漢
大臣章疏一本于經術唐陸贄之文麗而安宋范

仲淹之文醇而整洪惟我

世祖章皇帝初御萬幾銳然思唐虞之治公以大冢
宰入參密勿其命相之詞有曰忠厚和平之兩言
者公以此受知于

上而 上亦以此深有望于公也夫宰相一官為
國家斟酌元氣譬之于醫先其腠理榮衛而從事
焉况開國承家務規宏遠周公之治洛邑曰惇大
成裕曹參之繼鄼侯曰清靜寧一公居政府暮月
耳聾紳抱屬洞然不見喜怒之色而決大疑斷大

事一以寬平簡易為歸

天子方嚮用之而公以謝病上即綬歸未幾而不
朝矣公同時枋用與相繼在位而以功名終者三
數公而已其他不幸得罪徃徃竄逐貶斥于是旃
厦之上雅益思公而公卿大夫咸歎息以為不可
及嗚呼使公而在今日則海內之治將不至唐虞
不止而其不朽而傳者徒以其言也哉余小子蓋
不能不掩卷而累歎也悲夫

東園詩序

大中丞黃公撫西夏之明年刻其所為詩曰東園集以示琬曰子其為我敘之余小子受以卒業蓋自丁亥以迄今茲中所歷險夷得喪憂戚愉怡名山巨川窮邊絕徼與夫人事之變遷物態之涼燠志于詩焉發之蓋我公忠孝至性人也其始被謫歸也無感憾之色胡跋尾實識者服其碩實之度及再起為大中丞蹇驢赴詔往來於西山巖壑間今且擁旄鉞握虎符顧矣然其意念欲狀常有

以自下者故其為詩也氣完而神暢音亮而格高
上之澆亢激之偏卑之寡暉變之調庶幾乎風人
此興之遺則焉夫賀蘭靈夏風以山川士馬之雄
甲天下赫連吐厥寶逼震此以弄中原相依昂故
昔之為將帥者往造枕戈席冑生蟻蝨不得休息
即何暇費三寸油素對絲韜而講風雅之事哉方
今國威遐訖三陳宴如公乃得雍容裘帶折衝于
樽俎之間橫大漠以揚旌登危樓而長嘯朔風浩
馬之聲短笛悲結之慘白草黃榆冷雲凄雁皆足

供塵尾之談資公餘之涼翰也豈不稱大丈夫嘉
舉哉余小子束髮受知于公既不獲廁公孝佐之
末翰躬中堅以紀雅歌投壺之盛聊因公命而附
姓名于簡端至若我公耆定之功成于不日當有
鏡歌鼓吹之曲以與白狼朱鷺俱傳某也不敏敢
磨墨盾鼻以俟

重刻太上感應篇敘

代王 玉銘同卿

夫陰陽禍福之說學者率以為荒忽怪誕揣視而
未之信然考之六經載籍之文則猶存之於茲也
漢儒董子本春秋以究天人之變而劉向父子推
洪範庶徵之旨其著論尤詳世故雜糅惠達靡辨
太上慈焉用垂告誡感應一篇所由昭著也昔余
高王父端毅公別歷先朝懋建勳伐自筮任以及
懸車朝夕奉是篇如著蔡及其季且耄兵猶輯典
藉咨言並梓以行世垂今二百有餘稷手濯宛然

在也余小子甫舞象勺家大人輒荅篋以示命之
曰敬爾身慎爾威儀庶幾勿忘前人之緒至筵宴
笑必戒必莊戒獲僕隸未嘗以肆心臨之戊辰元
夕大人夢遊於帝所兩緋衣降自阼階授以牘方
廣盈尺曰此爾于庚午閏錄也大人諦視良久再
拜而進曰臣之子弘祚纔能任衣冠今所載乃臣
堯世姓名豈執蘭者之有誤歟帝曰非也凡人于
孫登第者必錄其先人功德汝歸第誡若子品哉
勿替朕命大人寤而書之於冊越三季余小子果

薦於有司開闡錄則先王父之名在焉蓋執事呈
貢令王公造有具教之類於是敬遵天庥彌深祇
懼考翼父老咸為歎異西子大人晉比部尚書
郎曾廣其傳於長安士大夫比余承乏雲中載以
俱往會甲申之變遂燼於兵今忽忽九七八年臨
居深念遺憶生乎所閱庶有焚如而際者矣有賦
趾而凶者矣閱昔之畫棟高棟今日為堊矣閱昔
之鳴鐘懷玉今且宿草矣驚濤駭浪卹然足畏而
渺渺未軀得不至顛越以成我二人謂非鬼神之神

嘿相不及此今者天威遐布鎮地且就戎索余將
乞休殊歸覲于舍而遺編放失其何以俎豆於我
聖毅公大人塔我以伯魯之蘭恐不免於折委筭
也記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荷余用是悲然且懼
無以答神貺也爰集靈驗諸異在人耳目者附以
先哲格言了凡先生功過格持行則例共為若干
卷付之剞劂以公海內不敢曰有光家乘庶賢之
同好以為孟晉者之助云爾

西雍校士錄序

昔吳公子季札之觀樂也及邠而歎至秦風而知
夏聲之必大今讀黃鳥蕤鼓車轄駟鐵諸什泚泚
爭音杜而節高而小戎一篇頗得諸閨人女子之
抑何深婉蕙淨也漢興自文景而後人主銳意
於文宴柏梁而賦詩開石渠天祿以來四方之彥
百餘季閒彬彬極盛然而賈誼終軍主父偃莊助
乎雲相如輩或至自吳豫或生於齊蜀稱秦產者
惟子長孟堅其度越諸子也亦猶華嶽終南屹然

書
卷一
一
時天下莫與之爭高焉有明師儒之教視前較
備其有聲關中者前有揚文襄公李于鱗從而繼
之以故豐錫鄔杜之間靡然則古稱先海內之談
藝事者宗焉今

天子廣厲學宮其于學使者必臨軒親試而遣之
尾仙秦君以度支郎奉

墨書條課秦博士弟子鋒車初入關也我子午歷
控峒絕漢沔覽邠岐過秦漢之故墟慨然於二南
宵雅之不作也爰咨多士而戒之於是操觚之士

昭然如射者之有鵠雖擲雲經首其節不同而決
拾破的則均也假令延陵公子而在即未知與無
風秦夏今古之相去奚若而沒淫漸漬庶幾乎漢
代西京之遺烈矣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陵蓋言
養也又曰如珪如璋如取如携蓋言教也尾仙秉
愷悌君子之儀為

天子覃壽考作人之化雲合景附必有鍾終南太
華之奇如龍門蘭臺其人者起而應翹車駟弓之
選余也不敏雖未能如王子淵為中和樂職之篇

以歌咏其休美而躬逢盛際固不能已於言也載
賡周雅在旱麓之六章矣

竹巢詩序

人不奇惡能詩有意為之弗可也詩不奇惡能傳有意為之弗可也人有有意而為奇則且為類為放為回惑為披猖詩有意而為奇則且為詭為僻為詰曲為支離此殆有情性焉非可強而致之也隴西自李長吉君雲而後作者寥寥中說何生永昭本貴公子鬱鬱不得志于有司于是以其崎嶇磊落之才一寓之於詩而其詩亦遂沉雄悲壯肖其性情而出繪寫山川雕鏤魚鳥寄愁五嶽縱心八

表至其奔放邁往風行電迅之氣如大宛之馬不
受羈勒而瞬息千里也又如灌將軍在武安侯府
使酒詈客而舉坐為之辟易也間嘗與之談說古
今忠孝治亂賢奸陰陽鬼神錯愕不平之感往還
拔劍斫地哀歌流連不能自己信所謂無意為奇
而詩與人俱足傳焉惜千余以量移去隴未得久
與之覿而永昭亦落拓無聊厭青衫老矣孟堅有
言世人見楊子雲祿位容顏不及中人輒相與非
之然千載後定有知子雲之玄者永昭勉乎哉為

其可傳以俟知己安在高陽酒徒不賢干公卿貴
人乎語畢登車賦詩進酒以為別

胡慕之先生欲焚草序

余蓋嘗之長老天水胡慕之先生在神宗時為諫官有聲在傳其論礦稅一疏謂不減鄴監門之第泗也比余侷兵隴上經先生之廬而式焉已而求其遺稿得欵焚草三卷大者關國是次之陳民瘼或婉諷而曲諭或慷慨而危泣炳炳焉經世之許謨也嗚呼先生往矣人第知其遭遇盛明處昌言無諱之朝而不知其憂深見遠所衡于天下國家之故而流連焮憤於君父之前者其心至今在也

易曰履霜堅冰至又曰其已其已繫于苞桑今天
下譚治安者必曰萬曆而予以為天下之亂實兆
端於此蓋當庚戌辛亥間人主已有倦勤之志而
二三執政懲江陵之束溼以賈禍也于是務為寬
深浸假而變為模稜以舒緩勿動為持體以慷慨
激烈為狂愚上恬下熙奸孽萌芽譬如扁鵲再見
桓侯知其病在腠理而言之弗聽卒至於敗已而
不可藥也今鐘簾既移宰木復拱讀先生之疏方
知其為對症之鍼砭而惜乎當時君相拱揖乎廣

履細旃毳上忽覺生之痛翠反以為夢瀾而不悟也始余讀先生糾彈太倉晉江諸封事以為丈夫負奇氣者既觀其讓官同列堅請外移章派言而蒼蘇乞骸之章十一上而後得請焉嗚呼又何其惻惻退讓君子哉先生之子汝為從余游慮其久而湮也將梓以行世遂為序之如此

張子遠詩序

蓋自令甲以經義取士而士之為制舉業者莫不繩束箝固其才思使不得旁溢而弛出以就於功名之路至於風詩騷雅則絕口勿敢稱者以為是無揀于饑寒之數也間有懷竒好古之士肄業及之則父兄師友相誡其以故士學日益實淺而見售于有司也乃甚易然取高第越顯而運物多不能名或登山臨水左顧右眎而不能措一詞即其人亦未嘗不泚然愧之彼夫黃鐵皓首守一經

以老于甕牖之下者亦豈盡學詩之罪歟哉涇陽
故稱才藪而子遠用鹽菜起家然不肯以貨殖終
也則盡出其先世之藏購異書于江淮一日策蹇
暨踰隴阪謁余而學詩余與之晰源流歐王變先
之三唐以別其派源之六朝漢魏以窮其奧于遠
豁然開悟流連于余之門者三月不能去然讀其
所為制舉苑則又中規應矩異乎常超信所謂懷
奇好古之士也歟夫華山之巔天下之絕險也魚
貫猿引攀長繩而上之則怯者登馬子遠操吾說

以歸而勿為霄淺之議搖惑而中報焉則其於詩
有不至於曠不止者余將俟之已

李董自一枝草序

余以申酉之際，流寓金陵，友人張幼量有精舍在莫愁湖之西，備以新築竹亭，止子也。幼量為余言此。其疑百武有故人李生者，其人頎而哲，慧中而外，俠急然，諾所游，盡賢豪間，非其好也。雖軒綬不加誑，吾子欲見其人，暇甘當與俱來。忽一日，輦履聲窅然，其人高冠卷鬚，朗朗若行山之玉，幼量頌而揖，余曰：是固所稱秦淮高士李季子也。三人者相得甚，矐目而登高樓，眺鍾阜，俯瞰大江，興懷古

昔居亡何竟別去李子雖自韜晦人亦漸不識其
姓名頌其詩迺益工今讀其所為一枝草颯颯乎
音和而節壯其廉以削著有君子之操焉其平以
雅者有幽人之志焉其歌哭無端悲愉交作有古
放臣離友窮愁壹鬱蹇產而不能釋者亦何必雍
門之琴然後浪浪霜櫟戴古之君子困阨乃能著
書其寄托遙深發情止義是故美人芳草以喻君
子幽蘭孔翠以况孤潔今李子抱崎嶇歷落之才
至自假于鷓鴣以寓其思及觀梅花諸詠其志隱

其稱物芳雖古之比物連類者無以尚茲卓然性
情之首匪僅江山之助云爾也辛卯仲夏李子來
長安將訪幼量於黃山之側登岱嶽觀滄海夫將
浩浩而有得焉班荆敘別聊為稱引如此且以志
曩昔白門之遊非可再得為足慨也

李方山醉筆堂詩序

乙巳春余客寓武林之豐樂橋忽一日剽啄聲甚
急見一人頽然玉立揖余而言曰我淄川李方山
也在南昌有言足下以銜冤發憤反者余為詩甲
之過江寧歿王朴齋于旅次復有詩今來此月餘
則足下尚善飯無恙余喜甚借友人馬疾馳來相
視不及償三寸刺也目出三詩讀之相弃泣下霑
襟已而命酒狂飲極醉策馬而去嗟乎文夫失足
落簷井中雖相知者爭匿影避之以為不祥而招

魂生祭乃在素不謀面之人余何以得此于方山
哉兩峰三竺快游浹月因畫讀其醉筆堂諸詩高
音壯節逼肖其人之性情而出居丘何方山有滇
南之行余送之湖上王西樵考功及武林諸名士
各賦詩為贈余惟古之才人如王粲陳琳輩皆以
從軍幕府聲施來世然而戎旃所屆不過河朔江
漢之間耳今方山所適乃在西南萬里之外驅羸
馬挾妻子披笮箬冒毒霧聽狄鳴視鴛鴦點觀馬伏
波諸葛武侯所用兵處其壁壘尚有存焉者乎况

復得賢王而事之吾固知其必有合也吹長笛于
銅江泛樓舫于滇海草露布於盾梁製鏡歌於馬首
鼎裁斯遊視仲宣諸人何如哉西焚葦余言而善
之洗盞携榼祖道鳳山門外遂書以為別

題王西樓西湖竹枝詞序

西湖之有竹枝詞自楊廉夫始也當時和者百有餘家惟廉夫為之冠蓋其緣情貌物引商劃羽猶有劉賓客白太傅之流風自是厥後作者彌衆求其艷而不纖巧而不俚者蓋亦鮮矣余嘗備官武林視西湖近在吾杯案間然所擲沐不遑者司空城旦書耳間嘗竊舉刻之閒舉觴讌客往還下春始出吏人從舴艋船中報幕府有急請即不暇具賓主之禮而散以故士女之嬉游景物之冶麗并

夫煙雲魚鳥之變態浮圖狗畧之廢興得之圖畫者二三輩之游人之口中者六七雖身在湖干猶如讀荆楚歲時記也今年春以放逐餘生老而為客于時春也自得孺孺登鳳凰南屏諸山觀錢塘江間昔人勁弩射潮震憂逆中來思欲為詩歌以譜之而胃中喀喀輟觚者數四會西雙送邗上來漸無恙外即次及湖山之狀一日出所為竹枝詞三十篇讀之了不出人意中而興會標舉又前人所未能道隻字者廉夫且然况僕之幾幾者乎昔

而蘇官跡所至有詩必遙相屬和當世以為美談
既亭五載廣陵既擅有江山文物之美而西樊遊
轍止于冰晉夔趙之間使其不遭困阨不過乘款
段駒啓事天官師浚染東華軟塵十丈止耳又安
能齋三寸青鏤為西子寫濃粧淡抹之態乎請以
質之既亭當必倚聲而和之政如蘇子由作黃樓
記不必身至鼓城也

送紹玄上人南歸序

僧之近儒而以超朗稱者於明得二人焉一為雲栖一為憨山兩師皆耆宿詩文並傳於世而憨山詩尤清娟要渺學士大夫多頌美之余嘗過大勞之東峰觀海印寺遺址山中人曰此憨大師之所菴也蓋萬曆間師嘗棲於此山芟荆剪棘將大興佛教道士忌而譖之於朝師遂獲譴而南其浚深自剌勵自以其學為江表宗寺雖廢然其經營弘壯意其人必有堅深明毅之才迨欲訪求其軼事

而其徒稟稟散失心竊愍焉已又悲師之不過弗
能感動人主如支遁之買山而竄其身以老也然
師不遭困厄經游覽則亦未必臻於閭奧如今茲
之雖然可傳則豈非浮屠者流亦有待于江山慈
放之餘然後乃成其高歟辛卯秋師之弟子紹亨
自澄江來京師將以師語錄附諸古德以傳友人
錢子泰谷亟稱之於同志余雖未得聆其款譽而
嘉其志在傳薪是亦宗門之慧遠吾道之康成也
余世之群民久息意於樊籠之後家在二勞之側

將欲葆一龍而老焉時堂構可懷津梁不渡玄
其肯振錫而東乎昔人有學琴於海上者聞風濤
之震蕩如聳其師之形聲焉大師雖往安知其精
神勢靡不隱且見於煙波上下之間乎上人如果
以遊吾將辦笠屨竹杖與子賦招龜之章矣

方譽子咏史詩序

咏史詩始于袁宏左思其結體極古而援引非一端往往旁見襟出以寓諷規褒譏之旨使人咏嘆流連而得其意之所在故為風人之遺則焉唐人蘇杜子美為詩史大抵摭摭本朝時事而其咏懷古跡也一人自為一篇如懷宋玉則歎其風流儒雅哀庾信則悲其慕琴蕭瑟以至明妃之青冢黃昏武侯之身殲志決莫不逼肖其人千載如畫明季西涯少師始以咏史為樂府長言短句若出自

古人口中者讀之者或歌或泣或怒或愕錢牧齋先生稱為千季以來絕調不誣也桐城方譽子學士樓崗之次君也羈貫之季著書幾身身等出其咏史近體四十首示余其昌詞為論則老吏之斷獄也其隱譏冷刺則高僧之棒喝之試呼紙上諸人于九原亦當為之心折而首頽洵足為韻語之陽秋也夫方氏多才不僅封胡邇未如謝道韞所云爾也猶憶余身樓崗郛村定交燕市時譽子方從懷中學語曾不數年便咄咄逼人如是覽其筆

學勿論老夫退避三舍即使阿翁諸父操觚深翰
要亦未或過之余既雅為樓岡喜而俛仰身世不
能無燭之武之歎也遂序而歸之

嚴母江太孺人七襄壽序

余自束髮之年卽身嚴給諫瀨亭以詩文相切磨
既先後通籍得身海內賢豪文章之士遊大梁則
張子文光趙子賓宣城則施子閏章錢塘則丁子
澈陳子祚明并瀨亭身余而七彷彿主李宗梁之遺
事有燕臺七子詩行世七人者以名節行誼自砥
有過失則規之因而敘述家庭往往抱獲壘岵岵
之感惟丁嚴兩太夫人歸狀身令子壽考之報善
僑鴈行鵠序備登堂拜母之禮甚樂也居三何丁

安雅堂文集 卷一
子以敬青呈誤獲重譴以忤而顯亭則由庶常兩
諫議謹論侃侃朝上夕可

世祖章皇帝常目之為真諫官其季丙申當太夫人
六袞設帳之辰自宰執六卿以下莫不展履對門
兼扈稱壽所居巷車輪隘不得進于是道路之人
咸咨嗟歎羨以為母子之榮人生所希觀也

今上即位顯亭起拜為寺卿方需次待選也以太
夫人春秋高歸而奉養左右甚謹踰季甲辰若之
二子以文武二科射策高第長君方貽選入中秘

讀其父書次君庶華負公侯干城之望一時里中
父老爭持醪酒為賀顛幸酺行二觴跪而言曰某
少而孤露賴太夫人師之父之以有今日不圖小
子輩乃能競自樹立皆太夫人恩斯勤斯力也敢
敬率家姬媵歡於膝前太夫人勞之曰教兒子甚
善良甚雖然吾嘗之先君曰安樂必戒又曰能者
養之以福是故一命而僇再命而僂此養之善者
也一命而于車上僂再命而名其諸父此養之不
善者也我嘗用此凜凜以教汝今耄矣豈以孺子

備官遂忘之耶灑亭退而惕然作書以告二子曰
咨爾渠滌乃躬茲乃口蚤疲敬止詢于朋友固或
怠荒感我高堂咨爾搏修乃弓矢以報天子端策
正轡馴致千里勿敢戲渝我毋勤劬二子再拜受
教交相折節海內之士挹其丰采者咸以有父之
風而不知其積祥發越由太夫人始也今季季夏
太夫人正七十九稱觴而至者或遠自梁趙或近
自吳楚車馬闐衢巷視丙申有加焉然率皆朱顏
白鬢少年特起之彥曩所謂五六人者寥寥

復聚獨其也得弃于頌禱之次則請以芻蕘之言
代祝嘏之詞可乎今夫徂徠之松栢廣蔭乎幽人
但見其扶疎盤礴上摩霄漢至其飢霜霰歷冰雪
則衆多忽焉滋培灌溉之不時則枝幹得勿有傷
焉者乎太夫人之符荼况瘁于前其為霜雪大矣
惟其植根也厚故其發榮也遠願太夫人勿以象
服魚軒忘蟹筐蚕績之勤而顯亭父子勿以簪笏
之貴忘太夫人機杼軋軋也嚴氏之興其未有艾
排雲蔽日之姿實方苞方茂之始也太夫人樂壽



余言必將語灑亭曰是子也固汝所稱燕臺好友者今茲之舉不以諛而以規其敬舉一觴而以一觴屬汝嘉吾子之能取友也並用張之傑與客者

誦焉

毛繼齋先生八十壽序

予嘗讀史廬江毛義家貧也無以養其親及奉郡
檄為安陽令喜動顏色當時稱之為至孝曰歎賢
人君子適時不遇求鍾釜之祿博高堂一日之懽
不可得乃至脩身力作以謀甘脆之奉斯亦在上
者之過也雖然古之孝子以色養不以祿養人子
而必祈圭紵乘堅策肥之為孝則曾參當絕裾
而出孝已已在奔車之上其武林毛生稚黃以文章
標行掉鞅詞壇者殆三十年今海內盛稱詩誦古

文有所為西陵十子者先舒其一也其尊大人繼
嘉先生少而砥節脩行為鄉里所推服事寡嫂鞠
孤穉人以為有薛包卻成之義晚節德望益劬好
施弗倦里有不平者得先生一言為直則又比之
王彥方陳仲弓焉歲辛丑余備員浙臬讀毛生文
而竒之延入上座因得備聿先生之賢嘗思鄉飲
酒禮先王所以移風易俗之大典也自有司習為
故事甚且賂焉後舉于是耆儒碩德往往引以為
耻而後凡祝嘏登歌揖拜濫及于候明饋捷之華

余心竊憂之思欲身賢守令修明古制如先生者
方足以當羔雁之求備更老之選會予有牢脩朱
並之訟弗違也今幸秋子客居湖上則先生壽八
十矣諸君子之身毛生友者交請予為祝叔之詞
余曰噫嘻今世之所悅慕為榮名者哉知之矣上
之射策甲科次則鄉舉明經然而其任之也甚重
其責之也亦甚嚴

朝廷憫民生之日瘁不得不綜核吏治考功之法
并司欺之律相錯也吾見夫旦而朱絃暮而繡衣

者矣吾見夫髡鉗荷校籍入異宮者其即雅知矜
慎者每每救過不給嗟乎食人之祿而令父母愁
此韓退之之所大痛也以毛生之才何難芥視一
筭然而棲遲衡泌一青衫若將終其身者豈非以
先生善飯無恙不恐違膝下耶先生家在六橋三
竺間天下佳山水霞也朝馬故擢于白公之堤夕
馬命展于葛仙之嶺毛生奉觴承榼先生醉則以
身為杖焉登堂而介壽者非吳越之俊民則荆揚
之奇士也徒葦二千石不如一縫掖以視夫斬圭

紆組乘堅策肥者所得孰多彼安陽之捧檄而喜
古今人又何必強同也哉余不佞當備官之日不
獲執巾拂爵禮先生于鹽沽之間而今以放逐之
餘樂觀其父子之盛也于是乎書

王酉山壽序

予嘗考至道香山及先溪洛社諸君子名位顯赫
不意同而皆以季齒為序秋秘書盧河南尹未七
十也雖與會而不及列不慕嚴哉夷想其時並以
老耄之年聯杯榆之會龍眉宣髮壺觴杖屨相遇
從宜乎學士大夫艷標之好事者至繪寫之屏幃
間而余以謂率則高而時已過事雖美而樂甚短
諸君子固矍鑠乎然終不如及身壯盛時日與二
三良友擊鮮刺肥飲酒賦詩足以盡平生之娛也

雖然名壽之不齊繫乎天超舍之不同視乎人山川之逖迤存乎地季位均矣或不能諧心志心志諧矣或不能同里巷三者俱而盛事臻此白太傅有醉詮之稱而鄭國路公越數百年而一嗣其巖也吾友王子酉山與余生同里年長於余幾一紀丁亥之役同舉進士於禮部家有弱息歸為嗣君箕帚婦酉山解井陘之纒高臥于南海之曲清流映帶喬木鬱盤前有二勞諸峰田橫蓬萊之遺跡在烏酉山綸竿箬笠釀黍種樹間與田夫野叟

陰晴課蟹稻如是者十季而余方鞅掌王室馳驅
於嶠玉隴阪之間每當束帶作勞簿書終委輒東
嚮慨然今季夏余始舉一丈夫子而西山書來孫
男行就外傳余作詩報之曰垂白天涯始弄璋寄
言童稚喜應狂故園他日雞豚社混入諸甥作雁
行蓋羨其膝下芝蘭之盛而自傷遲暮也居無何
嗣君省余北平雜將西山將應東山之徵余笑謂
嗣君曰壯哉若翁余方倦飛欲還而若翁乃有意
馬蹄間耶嘉平望浚為西山攬揆之日嗣君歸而

介壽司乞余言以侑觴余曰若翁別來幸甚無恙
齒髮之盛衰肌理之充縮無須子言蓋於我乎知
之也憶汝曹之在襁褓也若翁視余雖稍長頽然
白哲丈夫耳鄉閭之宴吾未嘗不在末席也今儼
然列人大父行間相與肩隨而齒並者寥寥總三
數人就今天假之季名位各有所致豈而傲香山
至道之躐事亦未能冠蓋累累如前賢之盛矧余
筋骸志力其不逮若翁遠耶雖然亦太早計事無
若翁強理眉鬢以敘事上官屈指古人懸車之年

尚可再周。一甲癸歸。脩社事未晚。余雖年不及格。而縣及龍鍾。支離之態不暇不藉諸甥之扶掖。相奔命。解。杖稱二老於。對。郭氏之鄉。不亦侏乎。若夫一勞白雲。余將為若翁代主之。且晚賦。初衣矣。嗣君曰諾。遂書以為壽。

高太夫人六十壽序 代王敬哉大司成作

吾友桐城令高公侶鶴捐館之九年而今太史徐
侶用進士起家讀書中秘為檢討太夫人甚健無
恙來就其養燕邱太史擁笏垂魚朝夕奉顏色唯
謹太夫人躬自儉素筭其翟禕之衣弗肯服每飯
必稱先君以誠太史曰孺子幸能有立未止人庶
幾無憾雖然夫名難得而易失而盛位昔人所難
居也尚其克邁乃訓以勿忘桐城君之令緒太史
再拜受教用能敬施于公卿間今幸幸卯太夫人

春秋六變共而仲冬之晦則其設悅辰也太史同
季生之官于朝者謀所以稱萬幸之觴而徵言于
余余蓋阜桐城君偕舉京兆賢書固嘗丘嫂寧太
夫人又以梓里之近得家政之身聳則夫稱引德
徽孟諸君子畢歡于前者宜莫崇簡若也記曰內
言不踰閭詩曰無非無儀此言婦人之不齒以才
節見也婦人而才節見稱則其家必有降割于
先者循之夫國有大故而忠臣俠烈之士曰板蕩
兩屨屨名也且古今事之至難者惟在蕪諸孤之

有立程嬰之于道武蓋盡幾以為初未可必而後
乃能得之既定之天夫以數十季難知之故欲使
後者無恨生者不愧其言是殆丈夫之所變色而
以望之閨幃笄幃者流此戴媽有差池之患而子
輿氏之母所以三徙也夫當桐城君之擯琴瑟太
夫人所震亦極難矣戎馬間關江淮道蕪提六尺
之幼孤崎嶇展轉數千里其不至瓊尾播越斯已
奇已乃能授經帷幕之內道勉之使成令器終能
昭顯顯鏢以存今茲之聳此誠真知義理雖古形

管所載何以加是故昔也飄飄其室今則金闈玉
堂矣昔也蓬蒿是雲今則朱輪鐵轂六人情震此
其移易固然而地溫恭勤迪勿忘艱難左右妾御
戴其慈嫺姪宗黨師其敬師大夫之家取其訓若
子者以為宗他日太史入踐樞柄天子念其母子
用張齊賢賈黃中故事詔太夫人肩輿納陸而長
信之綺紙繡絳賜予無虛日庶其少爾六十季將
茶况瘁之恩乎吾知太夫人必曰始吾受遺桐城
居特簡不及此今慮無以副國厚恩雖耄老其敢

愿此淮旅寓時即請君子請勿以余前所言者聳
之太夫人恐傷不舉而以後所期者非歡于太史
太夫人其怡然喜也則請講白華之詩以侑筆